

## 顾骧回乡

文/黄毓璜

近些年来,比我年岁稍长的师友辞世,原已不那么意外;今年轮到顾骧,还是感到突兀,前一个金秋在南京小酌,他仍风度依旧,相约过今春南行再聚。一月初消息从我孩子的微信里传来,第一反应就是再不能巴望老顾践约,他的活着,永远只能在怀念中了。

与文史哲上涉猎广泛的顾骧交往,习惯上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点以尊敬为实质的“距离”。他的书香门第、少年从军、长长的从文履历和一本本跨界著作,特别是与另两位大笔为晚年周扬起草文稿一事。这些,只能从他陆续赠我的几本书中感知,无意也无力去述说。至于他跟我的交往,比如初识于庐山,再逢于金陵,为评茅奖在北戴河带领我们读书,为主编那本《散文家喜爱的散文》向我征求文稿,岁暮每收到其自制的贺卡等等,除了觉到他于我有些抬爱,都是普通范围里的事体。算得特殊的,是我工作二十五年的旧地,正是他的故乡。于是,有了那年相约伴同的苏北阜宁之行。

彼时,我在阜宁刚从学校调到文化局,顾骧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。

那次在南京包括在作协的活动结束后,顾骧按计划要到老家一带走一趟。省宣部那边原有过派车的表示不一定是客气话,作协办公室的同志说派辆车送一下就不一定不是“客气”了,那时作协俭朴,几个头儿每日上班都是挤在唯一的一辆车上呢。顾骧的坚持不肯用车,不必说到恪守规矩、通明练达上去,我能体会,对向来谦和低调的他来说,这选择是自然、必然的。

跟顾骧一起乘上长途公交,原就有机会畅聊,只是他忆恋中的故乡存乎我陌生的早经逝去的时光里;我虽在阜宁待过多年,可长期在学校教书短缺社会交往,并不能为其提供多少他故乡现时的情况。及于当时文艺形势一类话题,他明显有些谨言慎语的样子,聊上一阵我便建议说今天赶早班车起得早,我们闭目养养神吧。还打趣说能睡熟了最好,别担心错过进入家乡地带的观光,幽默的阜宁乡亲自嘲过,说你在车上假寐,不必计时、不用看窗外,一旦感到车身大幅度起落,就是进入阜宁地界了。就这样,顾骧和我一起颠簸了七八个小时,回到了

他多年没回的故乡。

他此行是公干还是私访?我不清楚也没必要弄清楚。总觉得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、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回他自己的家乡,由我私下安排食宿行止不甚得体。临离南京时,江苏作协办公室主任也说过给阜宁县宣部打过电话了;下车后便站里站外地寻寻觅觅,没见有车也没见来人。顾骧见我东张西望有些局促,似乎怕我尴尬,当即上了一辆脚踏三轮,两个人在车上摇摇摆摆地一路奔县委去时,我忍不住像玩笑又像叹息地嘀咕了一声:看来,顾骧的故乡对顾骧这位老干部、大学者还缺乏认识。顾骧却微笑着喊了声“毓璜兄——”,说,你别书生生气了,县里的同志是实干家,忙起来会不可开交呀!

在阜宁的两三天期间,我无由一直陪同,他礼节性地安排到我家小坐片刻,却婉言谢绝有所准备的留饭;答应我为县城文艺界做一次讲座,却只讲了不到一个小时且没见出我所期望的精彩。

我如此叙说顾骧的一次返乡,或者毋宁说在忆念顾骧时特地选取

了他的一次返乡,多少有些感慨夹杂其中,不是以为其故乡在接待一位有声望的游子上显得淡疏了,更不是冀望他的一次返里该有什么“衣锦还乡”的“热闹”;而且,我知道,一如顾骧对其衣胞之地的关顾眷怀,故乡对这位子弟的护爱和推重都是可以证之于具体记载的。义生题外的感触云者,是以为它似乎恰恰是顾骧境遇的一种象征——常常被大块文章推向热点的斯人,其实是有些索寞的。

在同辈人里,顾骧实实在在是位独立思考而见解稳定的理论批评家,包括一度为人操刀,并无改于坚守真理而勇于担责。他未见得介意因涉及敏感话题而长期坐了“冷板凳”,只是对于一个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研究者,一个屡屡以重头文章为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评论家,一个从人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社会政治需求探讨于文学的思想者,我们原可以在他那里有更多的期待。■

## 天水

文/吴思骏

如今朋友间见面都会带上点普洱或金骏梅,泡上一壶和大家分享。茶已经是朋友间不可缺的闲雅之物。

茶水茶水,泡茶自然少不了好水,而如今生活在大都市里,基本上家家户户饮的都是工业化后的自来水,泡出来的水都有浓浓的漂白粉味,而喝茶讲究的人,自然就去用桶装的矿泉水,或专门从外地运回来的山泉水来泡,才不辜负好的茶叶。

而在老家掘港,家家屋前都会有个大水缸,我家就有两个,更甚者三四个,用来储存天水,也就是雨水,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储存上一年两年都不会变质,而且口感依旧的甘甜。

过去的老房子都是平房,黑瓦,猫头屋檐。在屋檐下悬挂着一根或几根连接起来的天水槽,是由手臂粗的竹子从中间劈成两片,把中间的隔段掏空,清静,两头用铁丝穿好,一头高一头低地悬挂在屋檐下,檐下准备好水缸,一下雨,水自然就顺着屋檐流进竹槽注入水缸,一场大雨下来就满满一缸了!在石板街上的屋子更是一家挨着一家,那屋檐下的水槽都成一条线了,每户都有着水缸,雨中远远望去,老街别有一番景色,这都是老天爷的造化。

从爷爷辈开始家里就离不开这几个天水缸,记得每次去老家,爷爷都会提着水壶和葫芦瓢去屋外的天水缸舀水,这水壶也是只用来烧天水的。记忆里,夏天天水缸上还蒙上几层纱布,为了避开蚊虫到水里产卵,影响到水质。再灌到专门的天水瓶里,给大家泡上佩兰或藿香茶,那味道甘甜爽口,没有任何异味,只有茶香。

而收集雨水也是很有讲究的,听老人们说,雨水分季节,有凉性的,有暖性的,何时喝什么样的雨水等等,在老街坊里特别有说法,还记得爷爷说过,梅雨季的天水是最好的。其水质纯厚,甘甜,还适宜长期存贮,因此,梅雨期间的雨水通常是人们收存最多的天水。

父亲这辈也是如此,爱上了天水,传承了祖上的嗜好。现在大家都饮用上了矿泉水,父亲依旧坚持每天烧上一壶天水放在那。当看书写字时,便会泡上一杯浓浓的绿茶。我如今生活在南京的高楼大厦里,日复一日地喝着矿泉水、可乐,终于有了个可以挂天水槽的房子,但江北化工厂飘来的气味时刻的警示着你,雨水是有污染的。

此时正是8月,是储存天水的好时候,我坐在书桌旁,隔窗望着外面滴滴嗒嗒下着的雨,任其流进我的身体里。■



老屋后北岸7号  
摄/季全保

## 《现代》记忆

文/金奎

书橱里有一套《现代》杂志,16开本8大册,是上海书店1984年据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月刊《现代》原本影印,布面精装,印制精美。因为是影印的旧期刊,平时并不常用;但一直摆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。看到它,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感动,以及一份可能已无法送达的歉疚常常油然而生。

20多年前的1990年春,我在位于重庆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大学访学。一日忽然听说,市区解放碑——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——正在举办大型特价书市,主办单位好像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,所有图书一律半价。对于既缺钱又缺书的我,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——等于工资凭空翻倍!第二天起了个大早,经过两个小时公共汽车的颠簸(如今北碚与重庆市区已有高速公路连接,行程只须20分钟),来到了解放碑新华

书店。那场面实在是壮观——上千平米的天井(当地人叫“坝坝”)里摆满了书架,书架上又摆满了图书。我在攒动的人头中一眼便看到了这套《现代》,定价110元,半价则只要55元!于是赶快从书架上取下,付款包扎,如鲁迅先生所说,沉甸甸地抱在怀里,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”(《坟·灯下漫笔》)。

好书实在太多,已经不堪重负了。于是把一堆挑中的书——记得有两大册的《康熙字典》和四卷本的《清诗话续编》——放在收银台上,在嘈杂的人声中朝一位忙碌的中年女店员比画了几下,意思是请她代为照看,又一头钻进如织的人流中去选书。然而,当我抱着一摞图书回到收银台,准备和原先放在这里的书一起付款的时候,却发现那些书已经不翼而飞了——千挑万选淘得的书,付了钱就是我的了,现在忽然

不见了,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于是迁怒于那位女营业员,气急败坏地冲着她说了一些愤恨而刻薄的话。然而她始终微笑着——虽然笑得有些勉强和僵硬,但并不做辩解,接了我递(确切地说是摔)过去的书,一如既往麻利地结账、捆扎。

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和无礼:人家并没有义务,事实上也没有精力为我看管未付款的图书。然而天色已晚,加之余怒(主要是痛失爱书的悔恨)未消,接过书捆便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坝。

快要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,觉得身后似乎有人在追赶。回头一看,正是那位瘦削的女店员,提着一大捆书,一边跑一边喊着什么。这时我才猛然想起由于愤怒和失意带来的疏忽:把“我的性命的斤两”遗忘在书店的收银台上了。

我一时语塞,只能愧疚而尴尬

地嚷嚷着:谢谢,谢谢……她依然微笑着,气喘吁吁地摆摆手:莫说了莫说了,看,车来了……

访学结束回到南京,取出那套《现代》,摆放在了书橱中显眼的地方——直到现在。

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。人海茫茫,来去匆匆,我知道,此生恐怕很难再与她重逢,当面说出我的歉疚了。以她的阅历和性情,可能早已原谅或忘却了我的无礼;但我的歉疚却永远镶嵌在了我的《现代》记忆之中:20多年前山城重庆那个春阳温煦的下午,那位温厚的大姐送还给我的,是一个完整的“现代”——有所钟爱的《现代》杂志,更有一个现代人应有的……自尊与教养。

记忆是温润的,在岁月的淘洗中慢慢醇化。渐渐地,记忆中的自责和自省似乎不十分沉重了;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无言之美。■